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子部

酉陽雜俎卷五

唐 段成式 撰

詭習

大歷中東都天津橋有乞兒無兩手以右足夾筆寫經乞錢欲書時先再三擲筆高尺餘未曾失落書跡官楷手書不如也

于頔在襄州嘗有山人王固謁見于于性快見其拜伏

遲緩不甚知書生别日遊讌不復得進王殊怏怏因至使院造判官曾叔政頗禮接之王謂曾曰予以相公好奇故不遠而來今實乖望矣予有一藝自古無者今將歸且荷公見待之厚今為一設遂詰曾所居懐中出竹一節及小鼓規纔運寸良久去竹之塞折枝連鼙鼓子筒有蠅虎子數十分行而出分為二隊如對陣勢每鼙鼓或三或五隨鼓音變陣天衡地軸魚麗鶴列無不備也進退離附人所不及凡變陣數

十乃行入筒中曾覩之大駭方言於于公王已潛去

于悔恨令物色求之不獲

張芬曾為韋南康親隨行軍曲藝過人力舉七尺碑定

雙輪水碓常於福感寺趯鞠高及半塔彈力五斗常

揀向陽巨笋織竹籠之隨長旋培常留寸許度竹籠

高四尺然後放長秋深方去籠伐之一尺十節其色

如金每塗牆方丈彈成天下太平字

建中初有河北軍將姓夏彎弓數百斤嘗於毬場中累

錢十餘走馬以彈鞠杖彈之一彈一錢飛起六七丈其妙如此又於新泥牆安棘刺數十取爛豆相去一丈一一擲豆貫於刺上百不差一又能走馬書一紙

元和末均州鄖鄉縣有百姓年七十養獺十餘頭捕魚為業隔日一放將放時先閉於深溝斗門内令饑然後放之無網罟之勞而獲利相若老人抵掌呼之羣獺皆至緣衿藉膝馴若守狗户部郎中李福親覩之

怪術

大歷中荆州有術士從南來止於陟屺寺好酒少有醒時因寺中大齋會人衆數千術士忽曰余有一伎可代抃瓦𥁞珠之歡也乃合彩色於一器中驔步抓目徐祝數十言方欱水再三噀壁上成維摩問疾變相五色相宣如新寫逮半日餘色漸薄至暮都滅唯金粟綸巾鶖子衣上一花經兩日猶在成式見寺僧惟肅說忘其姓名

張魏公在蜀時有梵僧難陁得如幻三昧入水火貫金

石變化無窮初入蜀與三少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戍將將斷之及僧至且曰某寄跡桑門別有樂術因指三尼此妙於歌管戍將反敬之遂留連為辦酒肉夜會客與之劇飲僧假襦襠巾幗市鉛黛伎其三尼及坐含睇調笑逸態絕世飲將闌僧謂尼曰可為押衙踏其曲也因徐對對舞曳緒回雪迅赴摩跌伎又絕倫也良久喝曰婦女風邪忽起取戍將佩刀衆謂酒狂各驚走僧乃拔刀斫之皆踣於地血及數丈戍將

大懼呼左右縛僧僧笑曰無草草徐舉尼三支節扶
也血乃酒耳又嘗在飲會令人斷其頭釘耳於柱無
血身坐席上酒至瀉入脰瘡中面赤而歌手復抵節
會罷自起提首安之初無痕也時時預言人凶衰皆
謎語事過方曉成都有百姓供養數日僧不欲住閉
關留之僧因是走入壁角百姓遽牽漸入唯餘袈裟
角頃亦不見來日壁上有畫僧焉其狀形似日日色
漸薄積七日空有黑跡至八日跡亦滅僧已在彭州矣

後不知所之

虞部郎中陸紹元和中嘗看表兄於定水寺因為院僧具蜜餌時菓隣院僧右邀之良久僧與一李秀才偕至乃環坐笑語頗劇院僧顧弟子煑新茗巡將匝而不及李秀才陸不平曰茶初未及李秀才何也僧笑曰如此秀才亦要知茶味且以餘茶飲之隣院僧曰秀才乃術士座主不可輕言其僧又言不逞之子弟何所憚秀才忽怒曰我與上人素未相識焉知予不逞徒

也僧復大言望酒旗翫變場者豈有佳者乎李乃白座客某不免對貴客作造次矣因奉手袖中據兩膝叱其僧曰麤行阿師爭敢輒無禮拄杖何在可擊之其僧房門後有節杖孑孑跳出連擊其僧時衆亦為蔽護杖向人隙捷中若有物執持也李復叱曰捉此僧向牆僧乃負牆拱手色青短氣唯言乞命李又曰阿師可下階僧又趍下自投無數衄鼻敗顙不已衆為請之李徐曰緣對衣冠不能煞此為累因揖客而

去僧半日方能言如中惡狀竟不之測矣

元和末鹽城脚力張儼遞牒入京至宋州遇一人因求為伴其人朝宿鄭州因謂張曰君受我料理可倍行數百乃掘二小坑深五六寸令張背立垂足坑口針其兩足張初不知痛又自膝下至骭再三捋之黑血滿坑中張大覺舉足輕捷纔午至汴復要於陜州宿張辭力不能又曰君可暫卸膝蓋骨且無所苦當日行八百里張懼辭之其人亦不强乃曰我有事須暮

及陝遂去行如飛頃刻不見

蜀有費雞師目赤無黑睛本濮人也成式長慶初見之已年七十餘或為人解災必用一雞設祭於庭又取江石如雞卵令疾者握之乃踏步作氣虛叱雞旋轉而死石亦四破成式舊家人永安初不信嘗謂曰爾有厄因丸符逼令吞之復去其左足鞋及襪符展在足心矣又謂奴滄海曰爾將病令袒而負戶以筆再三畫於戶外大言曰過過墨遂透背焉

長壽寺僧瞥言他時在衡山村人為毒蛇所噬須㬰而死髮解腫起尺餘其子曰昝老若在何慮遂迎昝至乃以灰圍其尸開四門先曰若從足入則不救矣遂踏步握固久而蛇不至昝大怒乃取飰數升擣蛇形詛之忽蠕動出門有頃飰蛇引一蛇從死者頭入徑吸其瘡尸漸低蛇𩰲縮而死村人乃活

王潜在荆州百姓張七政善治傷折有軍人損脛求張治之張飲以藥酒破肉去碎骨一片大如兩指塗膏

封之數日如舊經二年餘脛忽痛復問張張言前為君所出骨寒則痛可遽覓也果獲於牀下令以湯洗貯於絮中其痛即愈王公子弟與之狎嘗祈其戲術張取馬草一掬再三挼之悉成燈蛾飛又畫一婦人於壁酌酒滿盃飲之酒無遺滴逡巡畫婦人面赤半日許壁泥盡濕壞落其術終不肯傳人

韓佽在桂州有妖賊封盈能為數里霧先是常行野外見黃蛺蝶數十因逐之至一大樹下忽滅掘之得石

函素書大如臂遂成左道百姓歸之如市乃聲言其日將妝桂州有紫氣者我必勝至期果紫氣如疋帛自山亘于州城白氣直衝之紫氣遂散天忽大霧至午稍開霽州宅諸樹滴下小銅佛大如麥不知其數

其年韓辛

海州司馬韋斆曾往嘉興道遇釋子希遁深於緒生之術又能用日辰可代藥石見斆鑷白曰貧道為公擇日拔之經五六日僧請鑷其半及生色若黳矣凡三

鑷之鬢不復變座客有祈鑷者僧言取時稍差㓨後髭色果帶緑其妙如此

衆言石旻有竒術在揚州成式數年不隔旬與之相見言事十不一中家人頭痛嚏咳者服其藥未甞効也至開成初在城親故間往往說石旻術不可測盛傳寶歷中石隨錢徽尚書至湖州常在學院子弟皆以丈呼之於錢氏兄弟求兎湯餅時暑月獵師數日方獲因與子弟共食笑曰可留兎皮聊志一事遂釘皮

名地壘墼塗之上朱書一符獨言曰恨技遲恨技遲錢氏兄弟詰之石曰欲共諸君共記卯年也至太和九年錢可復鳳翔遇害歲在乙卯

元和中江淮術士王瓊嘗在段君秀家令坐客取一瓦子畫作龜甲懷之一食頃取出乃一龜放於庭中循垣而行經宿却成瓦子又取花含默封於密器中一夕開花

江西人有善展竹數節可成器　又有人能翻葫蘆云

翻葫蘆易於翻鞠

厭鼠法七日以鼠九枚置籠中埋于地秤九百斤上覆坎深各二尺五寸築之令堅固雜五行書曰亭部地上土塗竈水火盜賊不經塗屋四角鼠不食蚕塗倉鼠不食穀以塞埳百鼠種絶

雍益堅云主夜神咒持之有功德夜行及寐可已恐怖惡夢咒曰婆珊婆演底

宋居士說擲骰子咒云伊諦彌諦彌揭羅諦念滿萬遍

采隨呼而成

雲安井自大江泝别派凡三十里近井十五里澄清如鏡舟檝無虞近江十五里皆灘石險惡難于泝沂天師翟乾祐念商旅之勞於漢城山上結壇攷名追命羣龍凡一十四處皆化為老人應名而止乾祐諭以灘波之險害物勞人使皆平之一夕之間風雷震轟一十四里盡為平潭矣惟一灘仍舊龍亦不至乾祐復嚴勑神吏追之又三日有一女子至焉因責其不

伏應名之意女子曰某所以不來者欲助天師廣濟
物之功耳且富商大賈力皆有餘而傭力負運者力
皆不足雲安之貧民自江口負財貨至近井潭以給
衣食者衆矣今若輕舟利涉平江無虞即邑之貧民
無傭負之所絕衣食之路所困者多矣余寧險灘波
以贍傭負不可利舟楫以安富商所以不至者理在
此也乾祐善其言因使諸龍皆復其故風雷頃刻而
長灘如舊天寶中詔赴上京恩遇隆厚歲餘還故山

尋得道而去

玄宗既名見一行謂曰師何能對曰惟善記覽玄宗因詔掖庭取宫人籍以示之周覽既畢覆其本記念精熟如素所習讀數幅之後玄宗不覺降御榻為之作禮呼為聖人先是一行既從釋氏師事普寂於嵩山師嘗設食于寺大會羣僧及沙門居數百里者皆如期而至聚且千餘人時有盧鴻者道高學富隱於嵩山因請鴻為文讚嘆其會至日鴻持其文至寺其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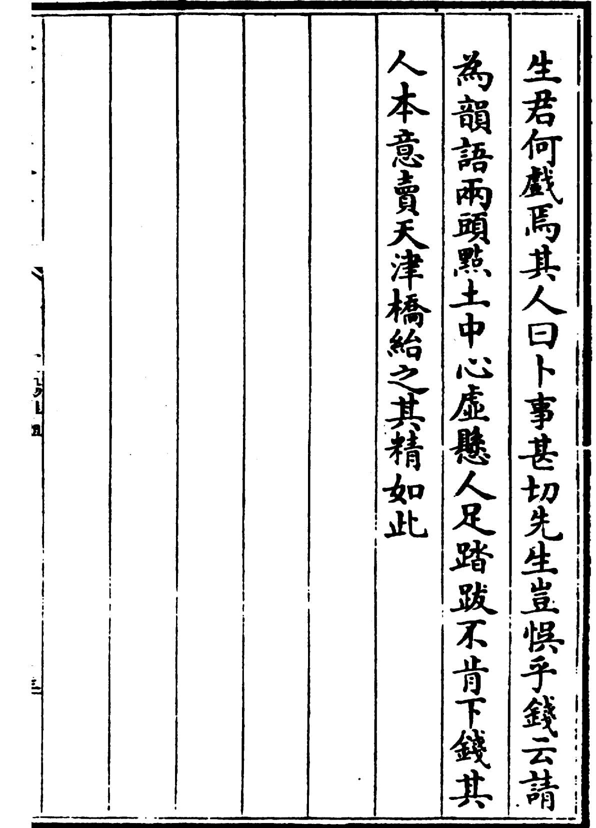
受之致於几案上鐘梵既作鴻請普寂曰某為文數千言況其字僻而言怪盍於羣僧中選其聰悟者鴻當親為傳授乃令召一行既至伸紙微笑止于一覽復致於几上鴻輕其疎脫而竊怪之俄而羣僧會于堂一行攘袂而進抗音興裁一無遺忘鴻驚愕久之謂寂曰非君所能教導也當縱其遊學一行因窮大衍自此訪求師資不遠數千里嘗至天台國清寺見一院古松數十步門有流水一行立於門屏間聞院

中僧於庭布算其聲簌簌既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求吾算法已合到門豈無人道達耶即除一算又謂曰門前水合却西流弟子當至一行承言而入稽首請法盡受其術焉而門水舊東流今忽改為西流矣邢和璞嘗謂尹愔曰一行其聖人乎漢之洛下閎造太初歷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則有聖人定之今年期畢矣而一行造大衍歷正在差謬則洛下閎之言信矣又嘗詣道士尹崇借揚雄太玄經數日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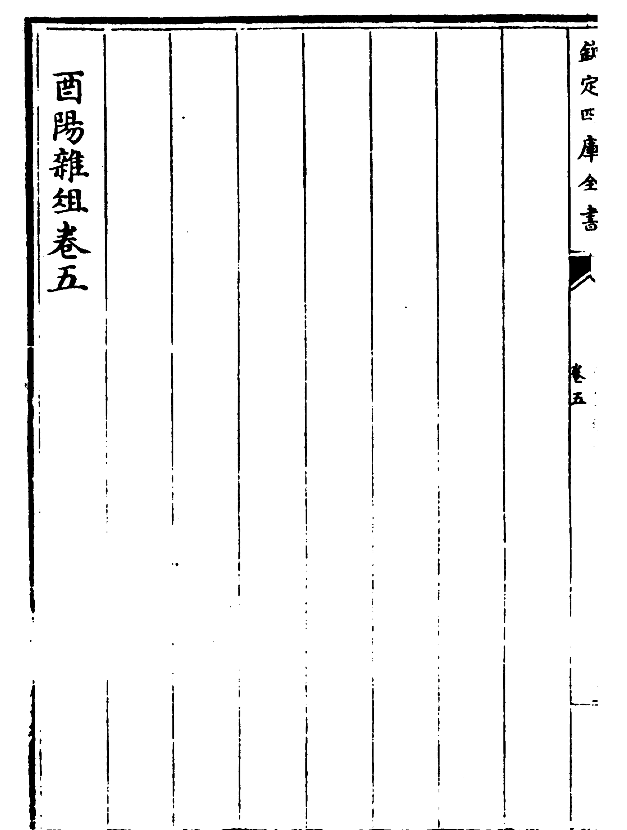
詣崇還其書崇曰此書意旨深遠吾尋之數年尚不能曉吾子試更研求何遽還也一行曰究其義矣因出所撰太衍玄圖及義訣一卷以示崇崇大嗟服曰此後生顏子也至開元末裴寬為河南尹深信釋氏師事普寂禪師日夕造焉居一日寬詣寂寂云方有小事未暇款語且請遲回休憩也寬乃屏息止於空室見寂潔正堂焚香端坐坐未久忽聞叩門連云天師一行和尚至矣一行入詣寂作禮禮訖附耳密語

其貌絶恭但頷云無不可者語訖禮禮訖又語如是者三寂惟云是是無不可者一行語訖降階入南室自闔其户寂乃徐命弟子云遣鐘一行和尚滅度矣左右疾走視之一行如其言滅度後寛乃服衰絰葬之自徒步出城送之

天寶末術士錢知微嘗至洛遂榜天津橋表柱賣卜一卦帛十疋歷旬人皆不詣之一日有貴公子意其必異命取帛如數卜馬錢命蓍布卦成曰子筮可期一



生君何戲焉其人曰卜事甚切先生豈惧予錢云請
為韻語兩頭點土中心虛懸人足踏跋不肯下錢其
人本意責天津橋紿之其精如此



酉陽雜俎卷五

酉陽雜俎卷六

唐　段成式　撰

藝絶

南朝有姚善作筆蕭子雲常書用筆心用胎髮開元中筆匠名鐵頭能瑩管如玉莫傳其法

成都寳相寺偏院小殿中有菩提像其塵不集如新塑者相傳此像初造時匠人依明堂先具五藏次四肢

百節將百餘年纖塵不凝焉

李叔詹常識一范陽山人停於私第時語休咎必中兼善推步禁咒止半年忽謂李曰某有一藝將去欲以為别所謂水畫也乃請後廳上掘地為池方丈深尺餘泥以麻灰日没水滿之候水不耗具丹青墨硯先援筆叩齒良久乃縱筆毫水上就視但見水色渾渾耳經二日榻以禆絹四幅食頃舉出觀之古松怪石人物屋木無不備也李驚異苦詰之惟言善能禁彩

色不令沈散而已

舊記藏彄令人生離或言古語有徵也舉人高映善意彄成式甞於荆州藏鉤每曹五十餘人十中其九同曹鉤亦知其處當時疑有他術訪知映言但意舉止辭色若察因視盜也山人石旻尤妙打彄與張又新兄弟善暇夜會客因試其意彄注之必中張遂賔鉤於巾襞中旻曰盡張空拳左有項眼鉤在張君幞頭左翅中其妙如此旻後居揚州成式因識之曾祈其

術石謂成式曰可先畫人首數十遣胡越異辨則相

授疑其見欺竟不及畫

器奇

開元中河西騎將宋青春驍果暴戾為衆所忌及西戎

歲犯邊青春每陣常運臂大呼執馘而旋未嘗中鋒

鏑西戎憚之一軍始賴焉後吐蕃大北獲生口數千

軍帥令譯問衣大蟲皮者爾何不能害青春答曰嘗

見青龍突陣而來兵刃所及若叩銅鐵我為神助將

軍也青春乃知鉤之有靈青春死後鉤爲瓜州刺史

李廣琛所得或風雨後迸光出室環燭方丈哥舒鎮

西知之求易以它寶廣琛不與因贈詩刻舟尋化去

彈鋏未酬恩

鄭雲達少時得一劍鱗鋏星鐔有時而吼常在庄居晴

日藉膝玩之忽有一人從庭樹窣然而下紫衣朱虵

髮露劍而立黑氣周身狀如重霧鄭素有膽氣佯若

不見其人因言我上界人知公有異劍願借一觀鄭

謂曰此凡鐵耳不堪君翫上界豈藉此乎其人求之不已鄭伺便良久疾起斫之不中忽墜黑氣着地數日方散

成式相識温介云大歷中高郵百姓張存以踏藕為業嘗於陂中見旱藕稍大如臂遂併力掘之深二丈大至合抱已不可窮乃斷之中得一劍長二尺色青無刃存不之寶邑人有知者以十束薪獲焉其藕無絲

元和末海陵夏侯乙庭前生百合花大於常數倍異之

因發其下得鐵匣十三重各匣一鏡第七者光不蝕
照日光環一丈其餘規銅而已
高瑀在蔡州有軍將田知迴易折欠數百萬迴至外縣
去州三百餘里高方令錮身勘田憂迫計無所出其
類因為設酒食開解之坐客十餘中有稱處士皇甫
玄真者衣白若鵞羽貌甚都雅衆皆有寛勉之辭皇
但微笑曰此亦小事衆散乃獨留謂田曰予嘗遊海
東獲二寶物當為君解此難田謝之請具車馬悉辭

行甚疾其晚至州舍於店中遂晨謁高高一見不覺敬之因請高曰玄真此來特從尚書乞田性命高遽曰田欠官錢非瑀私財如何皇請避左右恭於新羅獲一巾子辟塵欲獻此贖田即於懷内探出授高高纔執已覺體中虛凉驚曰此非人臣所有且無價矣田之性命恐不足酬也皇甫請試之翌日因宴於郭外時久旱埃塵且甚高顧視馬尾鬣及左右騶卒數人並無纖塵監軍使覺問高何事尚書獨不塵坌豈

遇異人獲至寶乎高不敢隱監軍不悅固求見處士高乃與俱往監軍戲曰道者獨知有尚書乎更有何寶願得一觀皇甫具述救田之意且言藥出海東今餘一針力弱不及巾可令一身無塵監軍拜請曰獲此足矣皇即於巾上抽與之針金色大如布針監軍乃劄於巾試之驟於塵中塵唯及馬騣尾馬髙與監軍日日禮謁將討其道要一夕忽失所在矣

樂

咸陽宫中有鑄銅人十二枚坐皆三五尺列在一筵上琴筑笙竽各有所執皆組綬花彩儼若生人筵下有銅管吐口高數尺其一管空内有繩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一人紉繩則琴瑟竽筑皆作與真樂不異有琴長六尺安十三絃二十六徽皆七寶飾之銘曰璵璠之樂玉笛長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出山林隱隱相次息亦不見銘曰昭華之管

魏高陽王雍美人徐月華能彈卧箜篌為明妃出塞之

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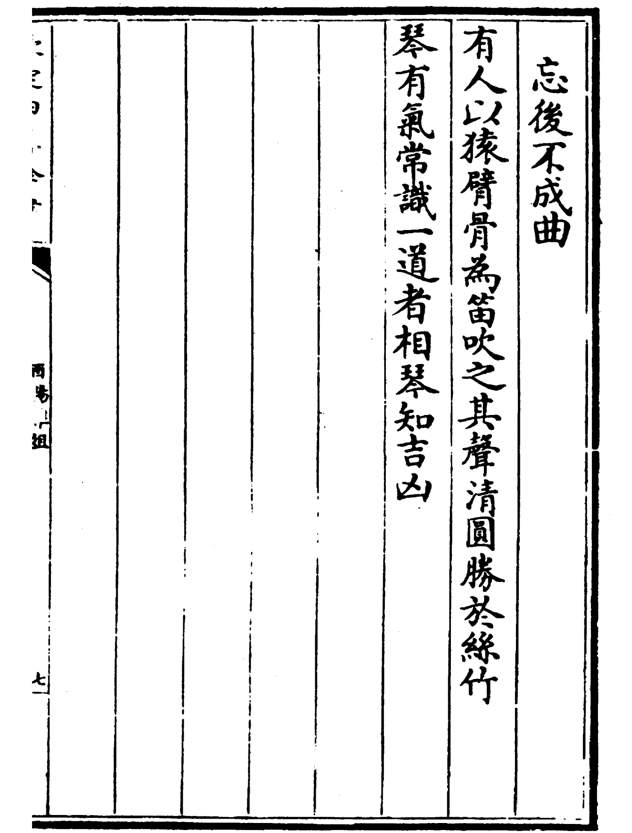
有田僧超能吹笳為壯士歌項羽吟將軍崔延伯出師每臨敵令僧超為壯士聲遂單馬入陣

古琵琶用鵾雞股開元中段師能彈琵琶用皮絃賀懷智破撥彈之不能成聲

蜀將軍皇甫直别音律擊陶器能知時月好彈琵琶元和中嘗造一調乘涼臨水池彈之本黃鐘而聲入蕤賓因更絃再三奏之聲猶蕤賓也直甚惑不悅自意

為不祥隔日又奏於池上聲如故試彈於他處則黄鍾也直因調蕤賓夜復鳴彈於池上覺近岸波動有物激水如魚躍及下絃則沒矣直遂集客車水竭池窮池索之數日泥下丈餘得鐵一片乃方響蕤賓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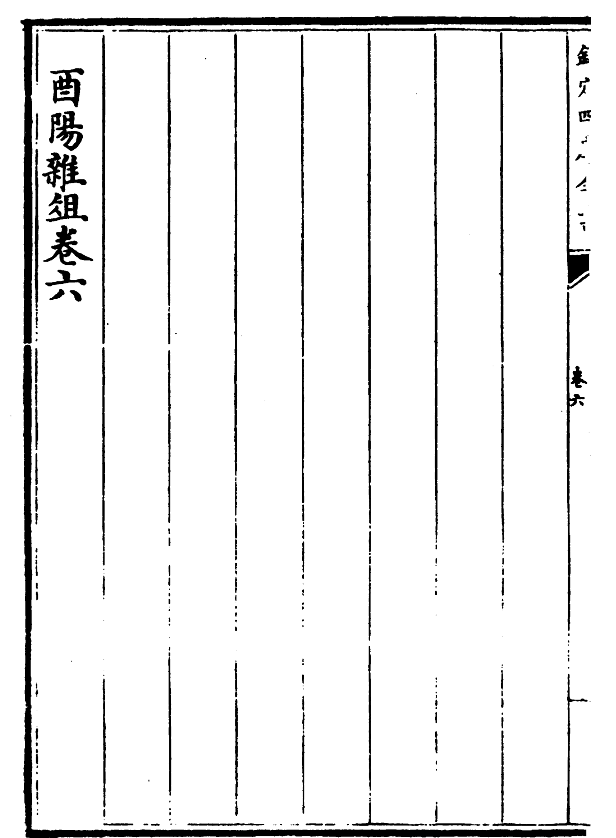
王沂者平生不解絃管忽旦睡至夜乃寤索琵琶弦之成數曲一名雀啅蛇一名胡王調一名胡瓜苑人不識聞聽之莫不流涕其妹請學之乃教數聲須㬰總



忘後不成曲

有人以猿臂骨爲笛吹之其聲清圓勝於絲竹

琴有氣常識一道者相琴知吉凶



酉陽雜俎卷六

酉陽雜俎卷七

唐　段成式　撰

酒食

魏賈琳家累千金博學善著作有蒼頭善别水常令乘小艇於黄河中以瓠匏接河源水一日不過七八升經宿器中色赤如絳以釀酒名崑崙觴酒之芳味世中所絶曾以三十斛上魏莊帝

歴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慤三伏之際每率賓僚避暑於此取大蓮葉置硯格上盛酒二升以簪刺葉令與柄通屈莖上輪菌如象鼻傳噏之名爲碧筩杯歴下學之言酒味雜蓮氣香冷勝於水

青田核莫知其樹實之形核大如六升瓠注水其中俄頃水成酒一名青田壺亦曰青田酒蜀後主有桃核兩扇每扇着仁處約盛水五升良久水成酒味醉人更互貯水以供其宴即不知得自何處

武溪夷田强遣長子魯居上城次子玉居中城小子倉居下城三壘相次一曰望以拒王莽光武二十四年遣武威將軍劉尚征之尚未至倉獲白鼈爲臛舉烽請兩兄兄至無事及尚軍來倉舉火魯等以爲不實倉遂戰而死

梁劉孝儀食鯖鮓曰五侯九伯令盡征之魏使崔劼李騫在坐劼曰中丞之任未應已得分陜騫曰若然中丞四履當至穆陵孝儀曰鄴中鹿尾乃酒肴之最劼

曰生魚熊掌孟子所稱雞跖猩脣呂氏所尚鹿尾乃有奇味竟不載書籍每用爲怪孝儀曰實自如此或是古今好尚不同梁賀季曰青州蟹黄乃爲鄭氏所記此物不書未解所以蹇曰鄭亦稱益州鹿但未是珍味

何胤後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䱒腊糖蟹使門人議之學士鍾岏議曰䱒之就腊驟於屈伸而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惻怛至

於車螯母蠣眉目内闕慙渾沌之竒脣吻外緘非金
人之慎不榮不悴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
而何異故宜長充庖厨永為口實後梁韋琳京兆人
南遷于襄陽天保中為舍人涉獵有才藻善劇談嘗
為組表以譏刺時人其詞曰臣組言伏見除書以臣
為粽一曰糉熬將軍油蒸校尉臛州刺史脯腊如故肅
承將命含灰屏息憑籠臨鼎載兢載惕臣美愧夏鱣
味慚冬鯉常懷鮐服之誚每懼鼈巖之譏是以漱流

湖底枕石泥中不意高賞殊私曲蒙鈞拔遂得超升綺席忝預玉盤遠厠珉筵猥頒象箸澤覃紫膳恩加黃腹方當鳴姜動椒紆蘇佩欓輕瓢纔動則樞盤如烟濃汁暫停則蘭肴成列宛轉緑齏之中逍遥朱脣之内銜恩噬澤九殞弗辭不任屏營之誠謹列銅鎗門奉表以聞詔答曰省表具知卿池沼縉紳陂渠俊乂穿蒲入荇肥滑有聞允堪兹選無勞謝也

伊尹于湯言天子可具三羣之蟲謂水居者腥肉玃者

腂草食者羶也

五味　三材　九沸　九變　三鬻　七葅　具酸

楚酪　芍藥之醬　秋黃之蘇　楚苗　挫槽　山

膚太一云苦大

甘而不噥酸而不嚛鹹而不減辛而不㦸淡而不薄肥

而不腴

猩脣　貜炙　鰰翠　擣腴　麋腱　述蕩之掔　旄

象之約　桂蠹　石鰒　河隈之鮇　鞏洛之鱒

洞庭之鮒 灌水之鯉一云鰫 珠翠之珍 菜黄之
鮐 鱅鼈 炮羔 臑鳧 蠙臛 御宿青粲一云粢
瓜州紅菱 冀野之粱 芳菰 精稗 會稽之
菰 不周之稻 玄山之禾 楊山之穄 南海之
秬 壽木之華 玄木之葉 夢澤之芹 具區之
菁 楊樸之薑 招搖之桂 越酪之菌 長澤之
卵 三危之露 崑崙之井 黄頷臛 醒酒鯖
餅餬餦餭 粔籹 寒具 小螄 熟蜆 炙糌

蜎子、蟹蛇 葫精 細烏賊 細䱜一曰魚鰾 梨酴
鬱醬 乾栗 曲阿酒 麻酒 搌酒 新鰌子
石耳 蒲葉菘 西椑 青根粟 菰首 鰡子
鮈熊蒸 麻胡麥 藏荔支 綠施笋 紫鰝 千
里蓴 鱠曰萬丈蟲足紅綷精細曰萬鑿百鍊 蠅
首如蛆 張掖九蒸豉 一丈三節蔗 一歲一花
梨 行米 丈松 魚鮨 蚶醬 蘇膏 糖顆 蜒
子 新烏鰂 鰂膠法 樂浪酒法 二月二日法

酒 醬釀法 緑酃法 猪骸羮 白羮 麻羮

鴿臛 隔冐法 肚銅法 大貊炙 蜀檮炙 路

時腊 綦腊 獶天腊 細麫法 飛麫法 薄演

法 籠上牢丸 湯中牢丸 櫻桃飽蝎餅 阿韓

特餅 凡當餅 兜猪肉 懸熟 杏炙 竈炙

脂血 大扁餳 馬鞍餳 黄醜 白醜 白龍舍

黄龍舍 荆餳 竿炙 羌煑一曰炙 疏餅 餻

餬餅 餅謂之托 或謂之餦餛 飴謂之餹一曰餛

飽餖謂之餚一曰餚饕飵鈷鈷本二字皆從魚茹嘰食也

膜一曰餃膜腩脹膰肉也膠腸膜也膓膹一曰饋

腷臚也格糈粰糀饊也饆一曰饆饝脺饎飪餌也

醶醶酮醿醅也酪截醇漿也鮹鱶鮭鰤鹽也

醯醯醃醶醬醬也

折粟米法取簡勝粟一石加粟奴五斗舂之粟奴能令馨香

乳煮羊胯利法檳榔詹闊一寸長一寸

半胡飥皮

鯉鮒鮓法　次第以竹枝貫頭置日中書復爲記貫字

五色餅法　刻木蓮花　藉禽獸形按成之合中

累積五色竪作道名爲鬬釘　色作一合者皆糖蜜

副起粄法　湯䏲法　沙碁法　甘口法　蔓菁䕸

菹法　飽霜柄者合眼掘取作擣䊗形　蒸餅法

用大例麪一升煉猪膏三合　梨㵈法　腴肉法

脺肉法　𦺖鮎法　治犢頭去月骨舌本近喉有骨

如月　木耳鱠　漢瓜菹切用骨力豆牙菹　胇餅

法　覆肝法起起肝如起魚䔡　䔡族並乙去法一曰汁

又鱠法　鯉一尺鯽八寸去排泥之羽鯽員天肉腮後鬐前用腹腴拭刀亦用魚腦皆能令鱠縷不著刀　魚肉凍䏽法淥肉酸䏽用鯽魚白鯉魴鯸鱖鮧煮驢馬肉用助底鬱驢肉驢作鱸貯反炙肉鱝魚第一白其次巳前日味

今衣冠家名食有蕭家餛飩漉去湯肥可以瀹茗庾家粽子白瑩如玉　韓約能作櫻桃饆饠其色不變

有能造冷胡突鱠鱧魚臆連烝詐草草皮索餅將軍曲良翰能爲驢騣駞峯炙

貞元中有一將軍家出飤食每說物無不堪喫唯在火候善均五味嘗取敗障泥胡盝一曰鹿修理食之其味極佳道流陳景思說敕使齊日昇養櫻桃至五月中皮皺如鴻柿不落其味數倍人不測其法

醫

盧城之東有扁鵲冢云魏時針藥之士以卮腊禱之所

謂盧醫也

魏時有句驪客善用針取寸髮斬爲十餘段以針貫取之言髮中虛也其妙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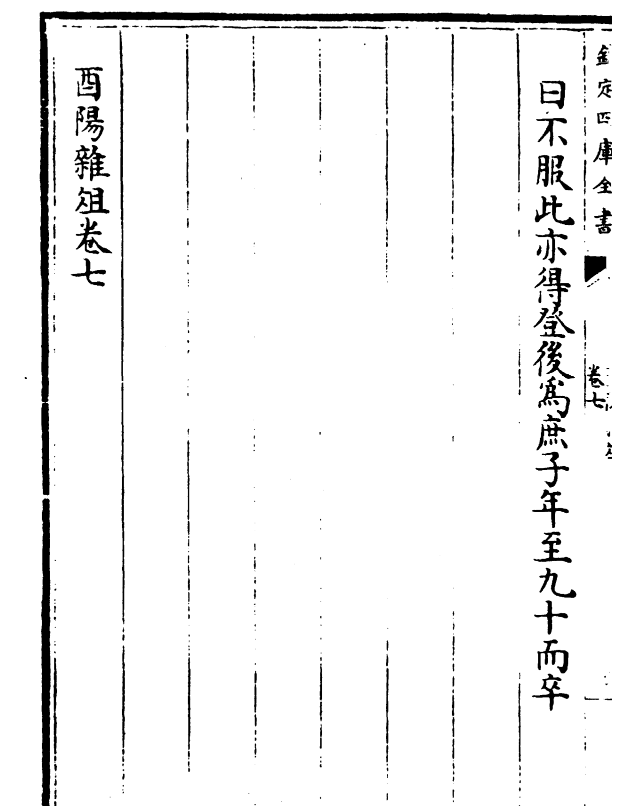
王玄策俘中天竺王阿羅那順以詣闕兼得術士那羅邇娑婆寐言壽二百歲太宗奇之館於金飈門內造延年藥令兵部尚書崔敦禮監主之言婆羅門國有藥名畔茶佉水出大山中石臼內有七種色或熱或冷能消草木金鐵人手入則消爛若欲取水以駱駞

髑髏沈於石臼取水轉注瓠蘆中每有此水則有石柱似人形守之若彼山人傳道此水者則死又有藥名咀賴羅在高山石崖下山腹中有石孔孔前有樹狀如桑樹孔中有大毒蛇守之取以大方箭射枝葉葉下便有烏烏銜之飛去則衆箭射烏而取其葉也後死於長安

荆人道士王彦伯天性善醫尤别脉斷人生死壽夭百不差一裴胄尚書子忽暴中病衆醫拱手或説彦伯

遽迎使視脉之良久曰都無疾乃煮散數味入口而愈裴問其狀彥伯曰中無腮鯉魚毒也其子因鱠得病裴初不信乃鱠鯉魚無腮者令左右食之其候悉同始大驚異焉

柳芳爲郎中子登疾重時名醫張方福初除泗州與芳故舊芳賀之具言子病唯恃故人一顧也張詰旦候芳芳遽引視登遥見登頂曰有此頂骨何憂也因按脉五息復曰不錯壽且逾八十乃留芳數十字謂登



曰不服此亦得登後為庶子年至九十而卒

酉陽雜俎卷七

酉陽雜俎卷八

唐　段成式　撰

黥

上都街肆惡少率髠而膚劄備衆物形狀恃諸軍張拳强劫一曰弓剙至有以蛇集酒家捉羊胛擊人者今京兆薛公上言白令里長潛部約三千餘人悉杖煞屍于市市人有點青者皆炙滅之時大寧坊力者張幹劄

左膊曰生不怕京兆尹右膊曰死不畏閻羅王又有王力奴以錢五千召劄工可胸腹爲山亭院池樹草木鳥獸無不悉具細若設色公悉杖殺之

又賊趙武建劄一百六處番印盤鵲等左右膊刺言野鴨灘頭宿朝朝被鶻梢忽驚飛入水留命到今朝

又高陵縣捉得鏤身者宋元素刺七十一處左臂曰昔日已前家未貧苦将錢物結交親如今失路尋知已行盡關山無一人右臂上刺葫蘆上出人首如傀

儡戲郭公者縣吏不解問之言葫蘆精也

李夷簡元和末在蜀蜀市人趙高好鬬常入獄滿背鏤毗沙門天王吏欲杖背見之輒止恃此轉爲坊市患害左右言於李李大怒擒就廳前索新造筋棒頭徑三寸叱杖子打天王盡則已數三十餘不絕經旬日祖衣而歷門叫呼乞修理功德錢

蜀小將韋少卿韋表微堂兄也少不喜書嗜好劄青其季父嘗令解衣視之胸上刺一樹樹杪集鳥數十其

下懸鏡鏡鼻繫索有人止側牽之叔不解問焉少卿笑曰叔不曾讀張燕公詩否挽鏡寒鴉集耳

荊州街子葛清勇不膚撓自頸已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詩成式常與荊客陳至呼觀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闇記反手指其去處至不是此花偏愛菊則有一人持盃臨菊藂又黄夾纈林寒有葉則指一樹樹上挂纈纈窠鎖勝絶細凡刻三十餘處首體無完膚陳至呼爲白舍人行詩圖也

成式門下騶路神通每軍設力能戴石簦靸六百斤石

嚙破石栗數十背刺天王自言得神力入場人助多

則力生常至朔望日具乳糜焚香袒坐使妻兒供養

其背而拜焉

崔承寵少從軍善驢鞠豆脫杖捷如膠焉後爲黔南觀

察使少遍身刺一蛇始自右手口張臂食兩指繞腕

匝頸齟齬在腹拖股而尾及骭焉對賓侶常衣覆其

手然酒酣輒袒而努臂戟手捉優伶輩曰蛇咬爾優

伶等即大叫毁而爲痛狀以此爲戲樂

寶歷中長樂里門有百姓刺臂數十人環矚之忽有一人白襴屠蘇傾首微笑而去未十步百姓子刺血如衂痛若刺骨俄頃出血升餘衆人疑向觀者令其父從而求之其人不承其父拜數十乃捻撮土若祝可傅此如其言血止

成式三從兄遘貞元中嘗過黄坑有從者拾髑髗骨數片將爲藥一片上有逃走奴三字痕如淡墨方知黥

蹤入骨也從者夜夢一人掩面從其索骨曰我蓋甚
幸君爲我深藏之當福君從者驚覺毛戴遽爲埋之
後有事鬼彷佛夢中報之以是獲財欲至十萬而卒
蜀將尹偃營有卒晚點後數刻偃將責之卒被酒自理
聲高偃怒杖數十幾至死卒弟爲營典性友愛不平
偃乃以刀剺肌作殺尹兩字以墨涅之偃陰知乃他
事杖殺典及太和中南蠻入寇偃領衆數萬保卭峽
關偃膂力絶人常戲左右以棗節杖擊其脛隨擊筋

漲擁腫初無撻痕恃其力悉衆出鬬逐蠻數里蠻伏發夾攻之大敗馬倒中數十鎗而死初出鬬日忽見所殺典擁黃案大如轂在前引心惡之問左右咸無見者竟死於陣

房孺復妻崔氏性忌左右婢不得濃粧高髻月給燕脂一豆粉一錢有一婢新買粧稍佳崔怒曰汝好粧耶我爲汝粧乃令刻其眉以青塡之燒鏁梁灼其兩眼角皮隨手焦卷以朱傅之及痂脫瘢如粧焉

楊虞卿爲京兆尹時市里有三王子力能揭巨石遍身
圖刺體無完膚前後合抵死數四皆匿軍以免一日
有過楊令五百人捕獲閉門杖殺之判云鏨刺四支
只稱王子何須訊問便合當辜

蜀人工於刺分明如畫或言以黛則色鮮成式問奴輩
言但用好墨而已

荊州貞元中市有鬻刺者有印印上簇針爲衆物狀如
蟾蝎杵臼隨人所欲一印之刷以石墨瘡愈後細於

隨求印

近代粧尚靨如射月曰黄星靨一曰是靨鈿之名蓋自吳孫和鄧夫人也和寵夫人嘗醉儛如意誤傷鄧頰血流嬌婉彌苦命太醫合藥醫言得白獺髓雜玉與虎珀屑當滅痕和以百金購得白獺乃合膏虎珀太多及痕不滅左頰有赤點如意視之更益其妍也諸婢欲要寵者皆以丹青點頰而進幸焉

今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昭容上官氏所製以掩點跡

大歴已前士大夫妻多妬悍者婢妾小不如意輒印面故有月點錢點

百姓間有面𪔣青誌如黥舊言婦人在草蓐亡者以墨點其面不爾則不利後人

越人習水必鏤身以避蛟龍之患今南中繡面狫子葢雕題之遺俗也

周官經墨罪五百鄭言先刻面以墨窒之窒墨者使守門尚書刑德放曰涿鹿者鑿人顙也黥人者馬羈笮

人面也鄭云涿鹿黥世謂之刀墨之民

尚書大傳虞舜象刑犯墨者皂巾白虎通墨者額也取

漢法火之勝金

漢書除肉刑當黥者髠鉗爲城旦舂

又漢書使王烏等闚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以墨黥面

不得入穹廬王烏等去節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

晉令奴始亡加銅青若墨黥兩眼從再亡黥兩頰上三

亡横黥目下皆長一寸五分

梁朝雜律凡囚未斷先刻面作劫字
釋僧祇律涅槃印者比丘作梵王法破肉以孔雀膽銅
青等畫身作字及鳥獸形名爲印黥
天寶實錄云日南廐山連接不知幾千里裸人所居白
民之後也刺其胸前作花有物如粉而紫色畫其兩
目下去前二齒以爲美飾成式以君子恥一物而不
知陶貞白每云一事不知以爲深恥況相定黥布當
王涅著紅花欲落刑之墨屬布在典冊乎偶錄所記

寄同志愁者一展眉頭也

雷

安豐縣尉裴顥士淹孫也言玄宗嘗冬月召山人包超令致雷聲超對曰來日及午有雷遂令高力士監之一夕醮式作法及明至巳矣天無纖翳力士懼之超曰將軍視南山當有黑氣如盤矣力士望之如其言有頃風起黑氣彌漫疾雷數聲玄宗又每令隨哥舒西征每陣常得勝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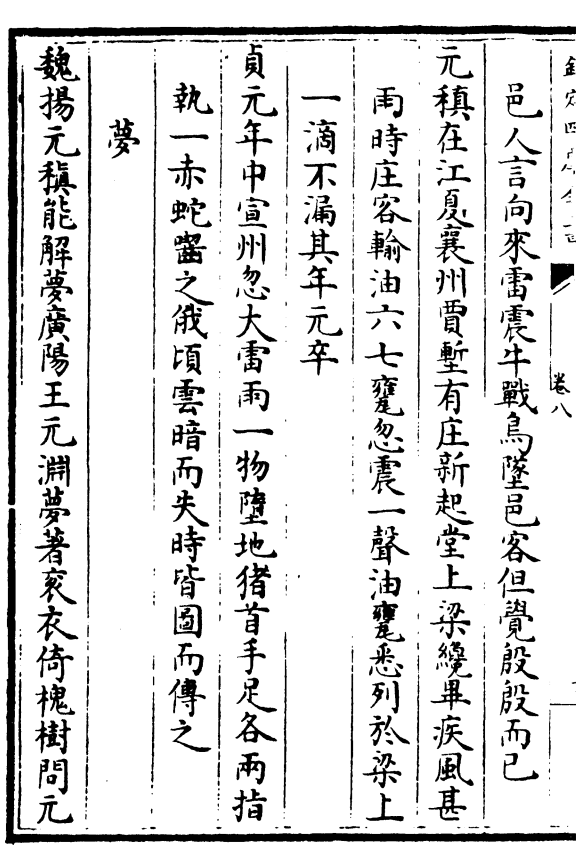
貞元初鄭州百姓王幹有膽勇夏中作田忽暴雨雷因入蚕室中避雨有頃雷電入室中黑氣陡暗幹遂掩户把鋤亂擊聲漸小雲氣亦斂幹大呼擊之不已氣復如半牀已至如盤𧺝然墜地變成熨斗折刀小折脚鐺焉

李鄘在北都介休縣百姓送解牒夜止晉祠宇下夜半有人叩門云介休王暫借霹靂車某日至介休收麥良久有人應曰大王傳語霹靂車正忙不及借其人

再三借之遂見五六人秉燭自廟後出介休使者亦自門騎而入數人共持一物如幢扛上環綴旗幡授與騎者曰可點領騎者即數其幡凡十八葉每葉有光如電起百姓徧報鄰村令速收麥將有大風雨村人悉不信乃自收刈至其日百姓率親情據高阜候天色及午介山上有黑雲氣如窑烟斯須蔽天注雨如綆風吼雷震凡損麥千餘頃數村以百姓爲妖訟之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親睹其推案

成式至德坊三從伯父少時於陽羨家乃親故也夜遇雷雨每電起光中見有人頭數十大如栲栳柳公權侍郎嘗見親故説元和末止建州山寺中夜半覺門外喧鬧因潛於隐櫺中覷之見數人運斤造雷車如圖畫者久之一嘘氣忽斗暗其人兩目遂昏焉

處士周洪言寶歷中邑客十餘人逃暑會飲忽暴風雨有物墜如玃兩目睒睒衆人驚伏牀下倐忽上堦歴視衆人俄失所在及雨定稍稍能起相顧耳悉泥矣



邑人言向來雷震牛戰烏墜邑客但覺殷殷而已

元稹在江夏襄州賈塹有庄新起堂上梁纔畢疾風甚雨時庄客輸油六七甕忽震一聲油甕悉列於梁上一滴不漏其年元卒

貞元年中宣州忽大雷雨一物墮地猪首手足各兩指執一赤蛇齧之俄頃雲暗而失時皆圖而傳之

夢

魏揚元稹能解夢廣陽王元淵夢著衮衣倚槐樹問元

稹元稹言當得三公退謂人曰死後得三公耳槐字木傍鬼果為爾朱榮所殺贈司徒

許超夢盜羊入獄元稹曰當得城陽令後封為城陽侯

侯君集與承乾謀通逆意不自安忽夢二甲士錄至一處見一人高冠彭鬚叱左右取君集威骨來俄有數人操屠刀開其腦上及右臂間各取骨一片狀如魚尾因啽囈而覺腦臂猶痛自是心悸力耗至不能引一鈞弓欲自首不決而敗

揚州東陵聖母廟主女道士康紫霞自言少時夢中被人錄於一處言天符令攝將軍廵南岳遂擐以金鎖甲令騎道從千餘人馬蹀虛南去須臾至岳神拜迎馬前夢中如有處分岳中峯嶺溪谷無不歷也怳惚而返雞驚覺自是生鬚數十根

司農卿韋正貫應舉時嘗至汝州汝州刺史柳凌留署軍事判官柳嘗夢有一人呈案中言欠柴一千七百東因訪韋解之韋曰柴薪木也公將此不久乎月餘

柳疾卒素貧韋爲部署米麥繒帛悉前請於官數月矣唯官中欠柴一千七百束韋披案方省柳前夢

道士秦霞霽少勤香火存想不怠嘗夢大樹樹忽穴有小兒青揩鬌髮自穴而出語秦曰合土尊師因驚覺自是休咎之事小兒彷彿報焉凡五年秦意爲妖偶以事訪於師師遽戒勿言此修行有功之證因此遂絕舊說夢不欲數占信矣

蜀醫昝殷言藏氣陰多則數夢陽壯則少夢夢亦不復

記周禮有掌三夢又以日月星辰各占六夢謂日有甲乙月有建破星辰有居直星有扶一曰符刻也又曰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謂會民方相氏四面逐送惡夢至四郊也

漢儀大儺侲子辭有伯奇食夢道門言夢者魄妖或謂三尸所爲釋門言有四一善惡種子二四大偏增三賢聖加持四善惡徵祥成式甞見僧首素言之言出藏經亦未暇尋討又言夢不可取取則著著則恠入

夫聾者無夢則知夢者習也成式表兄盧有則夢看
擊鼓及覺小弟戲叩門爲街鼓也又成式姑壻裴元
裕言羣從中有悦隣女者夢女遺二櫻桃食之及覺
核墜枕側

李鉉著李子正辯言至精之夢則夢中身人可見如劉
幽求見妻夢中身也則知夢不可以一事推矣愚者
少夢不獨至人問一云之騶皂百夕無一夢也
閽

秘書郎韓泉善解夢衛中行爲中書舍人時有故舊子

弟選投衛論屬衛欣然許之駁牓將出其人忽夢乘驢蹶墜水中登岸而靴不濕焉選人與韓有舊訪之韓被酒半戲曰公今選事不諧矣據夢衛生相負足下不沾及牓出果駁放韓有學術韓僕射猶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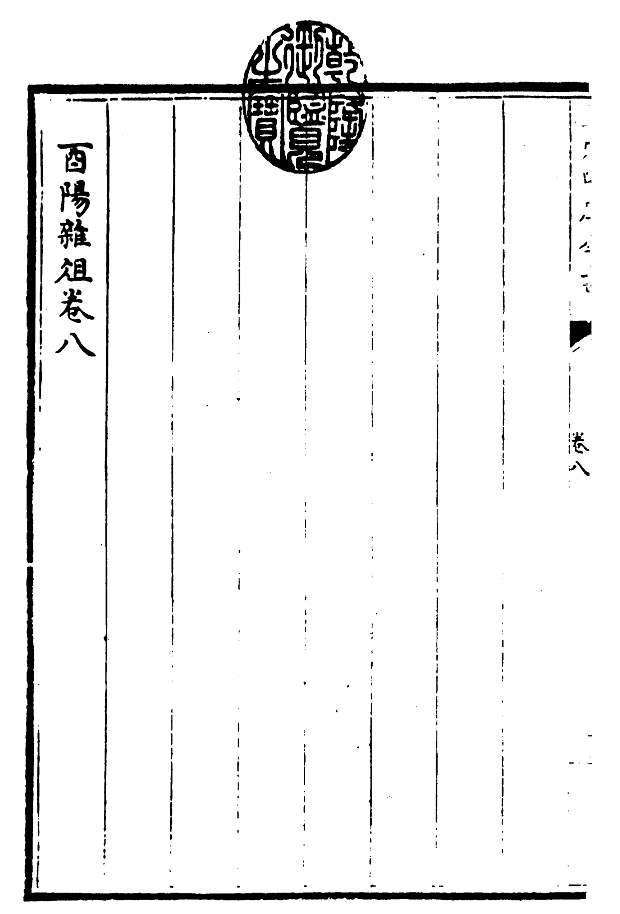
咸遠軍小將梅伯成以善占夢近有優人李伯怜遊涇州乞錢得米百斛及歸令弟取之過期不至晝夢洗白馬訪伯成占之伯成佇思曰凡人好反語洗白馬

瀉白米也君所憂或有風水之虞乎數日弟至果言

渭河中覆舟一粒無餘

卜人徐道昇言江淮有王生者榜言解夢賈客張瞻將歸夢炊於臼中問王生生言君歸不見妻矣臼中炊固無釜也賈客至家妻果卒已數月方知王生之言不誣矣

補闕楊子孫堇善占夢一人夢松生户前一人夢棗生屋上堇言松丘壠間所植棗字重來重來呼魄之象二人俱卒



酉陽雜俎卷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錄監生臣趙立福

謄錄監生臣徐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酉陽雜俎卷九至十二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酉陽雜俎卷九

唐 段成式 撰

事感

原高苑城東有漁津傳云魏末平原潘府君字惠延自白馬登舟之部手中筭囊遂墜於水囊中本有鍾乳一兩在郡三年濟水泛溢得一魚長三丈廣五尺剖其腹中有得一墜水之囊金針尚在鍾乳消盡其

魚得脂數十斛時人異之

譙郡有功曹澗天統中濟南來府君出除譙郡時功曹清河崔公恕弱冠有令德於時春夏積旱送别者千餘人至此澗上衆渴甚思水升直萬錢矣來公有思水色恕獨見一青鳥於澗中乍飛乍止怪而就焉鳥起見一石方五六寸以鞭撥之清泉湧出因盛以銀瓶瓶滿水立竭唯來公與恕供療而已議者以為盛德所感致焉時人異之故以為目

李彥佐在滄景太和九年有詔詔浮陽兵北渡黄河時冬十二月至濟南郡使擊氷延舟氷觸舟舟覆詔失李公驚懼不寢食六日鬢髮暴白至貌侵膚削從事亦訝其儀形也乃令津吏不得詔盡死吏懼且請公一祝沈浮于河吏憑公誠明以死索之李公乃令具爵酒言祝傳語詰河伯其旨曰明天子在上川瀆山岳祝史咸秩子境之内祀未嘗匱爾河伯洎鱗之長當衛天子詔何返溺之予或不獲予齋告于天天將

謫爾吏酹冰辭已忽有聲如震河冰中斷可三十丈吏知李公精誠已達乃沈鈎索一一釣而出封角如舊唯篆印微濕耳李公所至令務嚴簡推誠於物著於官下如河水色渾駛流大木與纖芥頃而千里矣安有舟覆六日一酹而堅冰陷一釣而沈詔獲得非精誠之至乎

盜俠

魏明帝起凌雲臺峻峙數十丈即韋誕白首處有人鈴

下能着屐登緣不異踐地明帝恠而煞之腋下有兩肉翅長數寸

高堂縣南有鮮卑城舊傳鮮卑聘燕停於此矣城傍有盜跖冢冢極高大賊盜甞私祈焉齊天保初土鼓縣令丁永興有羣賊劫其部內興乃密令人冢傍伺之果有祈祀者乃執諸縣案煞之自後祀者頗絶

皇覽言盜跖冢在河東按盜跖死於東陵此地古名東平陵疑此近之

或言刺客飛天野义術也韓晉公在浙西時瓦官寺因商人無遮齋衆中有一年少請弄閣乃投蓋而上單練髽屩膜皮猨挂鳥跂捷若神鬼復建甓水於結脊下先溜至簷空一足歆身承其溜焉覩者無不毛戰

馬侍中嘗寶一玉精盌夏蠅不近盛水經月不腐不耗或目痛含之立愈嘗匣於臥内有小奴七八歲偷弄墜破焉時馬出未歸左右驚懼忽失小奴馬知之大怒鞭左右數百將殺小奴三日尋之不獲有婢晨治

地見紫衣帶垂於寢牀下視之乃小奴蹶張其牀而負焉不食三日而力不衰馬覩之大駭曰破吾盌乃細過也即令左右擈殺之

韋行規自言少時遊京西暮止店中更欲前進店前老人方工作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盜韋曰某留心弧矢無所患也因進發行數十里天黑有人起草中尾之韋叱不應連發矢中之復不退矢盡韋懼奔馬有頃風雨忽至韋下馬負一樹見空中有電光相逐如鞠

杖勢漸逼樹杪覺物紛紛墜其前韋視之乃木札也須臾積札埋至膝韋驚懼投弓矢仰空乞命拜數十電光漸高而滅風雷亦息韋顧大樹枝榦童矣鞍䭾已失遂返前店見老人方箍筩韋意其異人拜之且謝有悞也老人笑曰客勿持弓矢須知劒術引韋入院後指鞍䭾言卻須取相試耳又出桶板一片昨夜之箭悉中其上韋請役力汲湯不許微露擊劒事韋亦得其一二焉

相傳黎幹爲京兆尹時曲江塗龍祈雨觀者數千黎至

獨有老人植杖不避幹怒杖背二十如擊鞔革掉臂

而去黎疑其非常人命老坊卒尋之至蘭陵里之內

入小門大言曰我今日困辱甚可具湯也坊卒遽返

白黎黎大懼因弊衣懷公服與坊卒至其處時巳昏

黑坊卒直入通黎之官閥黎唯趨而入拜伏曰向迷

丈人物色罪當十死老人驚起曰誰引君來此即牽

上階黎知可以理奪徐曰某爲京兆尹威稍損則失

官政丈人埋形褫迹非證慧眼不能知也若以此罪人是釣人以賊非義士之心也老人笑曰老夫之過乃具酒設席于地掐坊卒令坐夜深語及養生之術言約理辯黎轉敬懼因曰老夫有一伎請爲尹設遂入良久紫衣朱鬓擁劒長短七口舞於庭中迭躍揮霍撥光電激或横若裂盤旋若規中有短劒二尺餘時時及黎之衽黎叩頭股慄食頃擲劒植地如北斗狀顧黎曰向試黎君膽氣黎拜曰今日已後性命丈

人所賜乞役左右老人曰君骨相無道氣非可遽教別日更相顧也揖黎而入黎歸氣色如病臨鏡方覺鬚鬢落十餘翌日復往室已空矣

建中初士人韋生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因與連鑣有論頗洽日將銜山僧指路謂曰此數里是貧道蘭若郎君豈不能左顧乎士人許之因令家口先行僧即處分步者先排比行十餘里不至韋生問之即指一處林烟曰此是矣又前進日已没韋生疑之素善彈

乃密於靴中取弓卸彈懷銅丸十餘方責僧曰弟子有程期適偶貪上人清論勉副相邀今已行二十里不至何也僧但言且行至是僧前行百餘步韋知其盜也乃彈之僧正中其腦僧初不覺凡五發中之僧始捫中處徐曰郎君莫惡作劇韋知無奈何亦不復彈見僧方至一庄數十人列炬出迎僧延韋坐一廳中喚云郎君勿憂因問左右夫人下處如法無復曰郎君且自慰安之即就此也韋生見妻女别在一處

供帳甚盛相顧涕泣即就僧僧前執韋生手曰貧道

盜也本無好意不知郎君藝若此非貧道亦不及也

今日故無他幸不疑也適來貧道所中郎君彈悉在

乃舉手搦腦後五丸墜地焉蓋腦銜彈丸而無傷雖

列言無痕撻孟稱不膚撓不目逃過也有頃布筵具蒸

犢犢劄刀子十餘以虀餅環之揖韋生就坐復曰貧

道有義弟數人欲令伏謁言未已朱衣巨帶者五六

輩列於階下僧呼曰拜郎君汝等向遇郎君則成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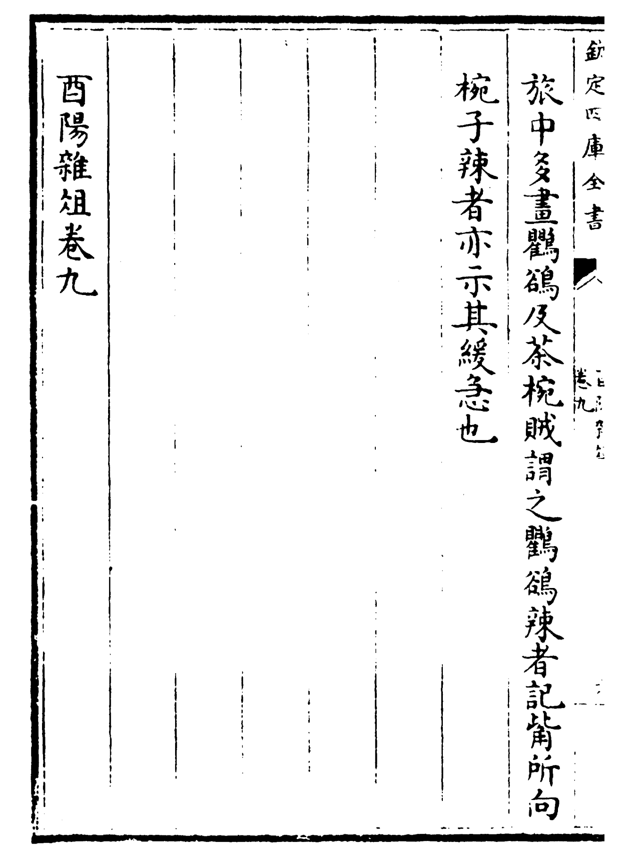
粉矣食畢僧曰貧道久為此業今向遲暮欲改前非不幸有一子伎過老僧欲請郎君為老僧斷之乃呼飛飛出參郎君飛飛年才十六七碧衣長袖皮肉如脂僧叱曰向後堂侍郎君僧乃授韋一劒及五丸且曰乞郎君盡藝殺之無為老僧累也引韋入一堂中乃反鎖之堂中四隅明燈而已飛飛當堂執一短馬鞭韋引彈意必中丸巳敲落不覺跳在梁上循壁虛攝捷若猱玃彈丸盡不復中韋乃運劒逐之飛飛倏

忽逗閃去韋身不只韋斷其鞭節竟不能傷僧久乃開門問韋與老僧除得害乎韋具言之僧悵然顧飛飛曰郎君證成汝爲賊也知復如何僧終夕與韋論劒及弧矢之事天將曉僧送韋路口贈絹百疋垂泣而別

元和中江淮中唐山人者涉獵史傳好道常遊名山自言善縮錫頗有師之者後於楚州逆旅遇一盧生氣相合盧亦語及爐火稱唐族乃外氏遂呼唐爲舅唐

不能相捨因邀同之南嶽盧亦言親故在陽羨將訪之今且貪舅山林之程也中途止一蘭若夜半語笑方酣盧曰知舅善縮錫可以梗槩語之唐笑曰某數十年重趼從師只得此術豈可輕道耶盧復祈之不已唐辭以師授有時可還岳中相傳盧因作色舅今夕須傳勿等閑也唐責之某與公風馬牛耳不意盱眙相遇實慕君子何至驟卒不若也盧攘臂瞋目眄之良久曰某刺客也舅不得將死於此因懷中探烏

韋囊出匕首刃勢如偃月執火前熨斗削之如札唐
恐懼具述盧乃笑語唐幾悮殺舅此術十得五六方
謝曰某師仙也令某等十人索天下妄傳黃白術者
殺之至添金縮錫傳者亦死某久得乘蹻之道者因
拱揖唐忽失所在唐自後遇道流輒陳此事戒之
李鄘在潁州獲光火賊七人前後殺人必食其肉獄具
鄘問食人之故其首言某受教於巨盜食人肉者夜
入人家必昏沈或有魘不悟者故不得不食兩京逆



旅中多畫鸜鵒及茶椀賊謂之鸜鵒辣者記嵴所向椀子辣者亦示其緩急也

酉陽雜俎卷九

酉陽雜俎卷十

唐　段成式　撰

物異

秦鏡儛溪古岸石窟有方鏡徑丈餘照人五藏秦皇世號爲照骨寶在無勞縣境山

風聲木東方朔西郍汗國迴得風聲木枝帝以賜大臣人有疾則枝汗将死則折應人生年未半枝不汗

漢高祖入咸陽宮寶中尤異者有青玉燈檠高七尺五寸下作蟠螭以口銜燈燈燃則鱗甲皆動炳煥若列星

珊瑚漢積翠池中珊瑚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條是南越王趙佗所獻號爲烽火樹夜有光影常似欲燃

石墨無勞縣山出石墨爨之彌年不消

異字境山西有石壁壁間千餘字色黄不似鐫刻狀如

科斗莫有識者

田公泉華陽雷平山有田公泉飲之除腸中三蟲用以浣衣勝灰汁

螢火芝良常山有螢火芝其葉似草實大如豆紫花夜視有光食一枚心中一孔明食至七心七竅洞徹可以夜書

石人尋陽山上有石人高丈餘虎至此輒倒石人前

冬瓜晉高衡爲魏郡太守戍石頭其孫雅之在廐中有

神來降自稱白頭公所拄杖光照一室又有一物如

冬瓜眼遍其上也

豫章船昆明池漢時有豫章船一艘載一千人

銅駞漢元帝竟寧元年長陵銅駞生毛毛端開花

箖箊晉時錢塘有人作箖箊年收魚億計號爲萬匠箖箊

碑龜臨邑縣北有華公墓碑尋失唯趺龜存焉石趙世

此龜夜常負碑入水至曉方出其上常有萍藻有伺

之者果見龜將入水因叫呼龜乃走墜折碑焉

陸鹽𡨴吾陸鹽周十餘里無水自生末鹽月滿則如積
雪味甘月虧則如薄霜味苦月盡則全盡
潁陽碑魏曹丕受禪處後六字生金司馬氏金行明六
世遷魏也
泉元街縣有泉泉眼中水交旋如盤龍或試撓破之尋
手成龍狀驢馬飲之皆驚走
石漆高奴縣石脂水水膩浮水上如漆採以膏車及燃
燈極明

麝𧰟晉時有徐景於宣陽門外得一錦麝𧰟至家開視有蟲如蟬五色後兩足各綴一五銖錢

玉龍梁大同八年戍主楊光欣獲玉龍一枚長一尺二寸高五寸雕鏤精妙不似人作腹中容斗餘頸亦空曲置水中令水滿倒之水從口出水聲如琴瑟水盡乃止

木字齊永明九年秣陵安明寺有古樹伐以爲薪木自然有法大德三字

木簡齋建元初延陵季子廟舊有湧井井北忽有金石聲掘深二尺得湧泉泉中得木簡長一尺廣一寸二分隱起字曰廬山道士張陵再拜謁木堅而白字色黃赤木宗廟地中生赤木人君禮名得其宜也

紅沫練丹砂爲黃金碎以染筆書入石中削去逾明名曰紅沫

鏡石潚南郡有方山相傳有負生得仙於此山南有明鏡崖石方三丈魑魅行伏了了然在鏡中南燕時鏡

上遂使漆焉俗言山神惡其照物故漆之

承受石筑陽縣水中有孤石挺出其下澄潭時有見此石根如竹色黄見者多凶俗號承受石

錐中年縣魏任城王臺下池中有漢時鐵錐長六尺入地三尺頭西南指不可動

瓮石夷道縣有瓮瀨其石大者如瓮小者如斗形色亂真唯實中耳

魚石衡陽湘鄉縣有石魚山山石色黑理若生雌黄開

發一重甗有魚形鱗鬐首尾有若畫長數寸燒之作

魚腥

銅神衡陽唐安縣東有略塘塘有銅神往往銅聲激水

水為變綠作銅腥魚盡死

材中宿縣山下有神字溱水至此沸騰鼓怒槎木泛至

此淪没竟無出者世人以為河伯下材

鼓杖含滙縣翁水口下東岸有聖鼓杖即陽山之鼓杖

也横在川側衝波所激未甞移動衆鳥飛鳴莫有萃

者船人候以篙觸必患瘧

井石陽縣有井水半青半黄黄者如灰汁取作粥飲悉作金色氣甚芬馥

燃石建城縣出燃石色黄理踈以水灌之則熱安鼎其上可以炊也

石鼓冀縣有天鼓山山有石如鼓河鼓星揺動則石鼓鳴鳴則秦土有殃

半湯湖句容縣吳瀆塘有半湯湖湖水半冷半熱熱可

以海雞皆有魚髮入耴死

鹽胊䏰一曰朐縣鹽井有鹽方寸中央隆起如張傘名曰傘子鹽

泉玉門軍有蘆葭泉周二丈深一丈駞馬千頭飲之不竭

伏苓沈約謝始安王賜伏苓一枚重十二斤八兩有表

古鑊虢州陵縣石城崗有古鑊一口樹生其内大數圍

君王鹽白鹽崖有鹽如水精名爲君王鹽

手板宋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顔有庾道敏者善相手板休祐以己手板託言他人者庾曰此板乃貴然使人多忤休祐以褚淵詳密乃換其手板別日褚於帝前稱下官帝甚不悦

鼠丸王肅造逐鼠丸以銅爲之晝夜自轉

木囚論衡言李子長爲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爲人象囚之形鑿地爲臼以蘆葦爲郭藉臥木囚於其中囚當罪木囚不動囚或寃木囚乃奮起

蘇秦金魏時洛陽令史高顯掘得黃金百斤銘曰蘇秦

金

梨洛陽報德寺梨重六斤

甑花滕景眞在廣州七層寺元徽中罷職歸家婢炊釜

中忽有聲如雷米上芃芃隆起滕就視聲轉壯甑上

花生數十漸長似蓮花色赤有光似金俄頃萎滅旬

日滕得病卒

金金中螻頂金最上六兩爲一桼有臥螻蛄穴及水皐

形當中陷處名曰趾腹又鋋上凹處有紫色名紫膽

開元中有大唐金一有印字即官金也

玄金唐太宗時汾州言青龍白虎吐物在空中有光如火墜地陷入二尺掘之得玄金廣尺餘髙七寸

芝天保初臨川人李嘉胤所居柱上生芝草狀如天尊太守張景佚拔柱獻焉

龜建中四年趙州寧晉縣沙河北有大棠梨樹百姓常祈禱忽有羣蛇數十自東南來渡北岸集棠梨樹下

爲二積留南岸者爲一積俄見三龜徑寸繞行積傍積蛇盡死乃各登其積視蛇腹各有瘡若矢所中刺史康日知圖甘棠奉三龜來獻

雪貞元二年長安大雪平地深尺餘雪上有薫黑色

雨木貞元四年雨木於陳留大如指長寸許每木有孔通中所下其立如植徧十餘里

齒梵郍衍國有金輪王齒長三寸

石柱劫化他國有石柱高七十餘尺無憂王所建色紺

光潤隨人罪福影其上

旃檀鼓于闐城東南有大河溉一國之田忽然絶流其國王問羅洪僧言龍所爲也王乃祠龍水中有一女子凌波而來拜曰妾夫死願得大臣爲夫水當復舊有大臣請行舉國送之其臣乗駕白馬入水不溺中河而後白馬浮出負一旃檀鼓及書一函發書言大鼓懸城東南寇至鼓當自鳴後寇至鼓輙自鳴

石韡于闐國刹利寺有石韡

石阜石河目縣東有石阜石破之有禄馬跡

舍利東迦畢誠國有窣堵波舍利常見如綴珠幡𢔶繞

表樹柱一曰

蟣像健馱邏國石壁上有佛像初石壁有金色蟣大者如指小者如米齧石壁如雕鐫成立佛狀

燋米乾陁國昔尸毗王倉庫爲火所燒其中粳米燋者于今尚存服一粒永不患瘧

辟支佛韡于闐國贊摩寺有辟支佛韡非皮非綵歲久

不爛

石駞溺拘夷國北山有石駞溺水溺下以金銀銅鐵瓦木等器盛之皆漏掌承之亦透唯瓢不漏服之令人身上臰毛落盡得仙出論衡

人木大食西南二千里有國山谷間樹枝上化生人首如花不解語人借問笑而已頻笑輒落

馬俱位國以馬種蒔大食國馬解人語

石人萊子國海上有石人長一丈五尺大十圍昔秦始

皇遣此石人追勞山不得遂立於此

銅馬俱德建國烏滸河中灘派中有火祆祠相傳祆神本自波斯國乘神通來此常見靈異因立祆祠內無象於大屋下置大小爐舍簷向西人向東禮有一銅馬大如次馬國人言自天下屈前脚在空中而對神立後脚入土自古數有穿視者深數十丈竟不及其蹄西域以五月為歲每歲日烏滸河中有馬出其色如金與此銅馬嘶相應俄復入水近有大食王不信

入祆祠將壞之忽有火燒其兵遂不敢毀

虵磧蘇都瑟匿國西北有虵磧南北虵原五百餘里中間遍虵毒氣如烟飛鳥墜地虵因吞食或大小相噬及食生草

石鼉私訶條國金遼山寺中有石鼉衆僧飲食將盡向石鼉作禮於是飲食悉具

神厨俱振提國尚鬼神城北隔真珠江二十里有神春秋祠之時國王所須什物金銀器神厨中自然而出

衕畢亦滅天后使驗之不妄

毒槊南蠻有毒槊無刃狀如朽鐵中人無血而死言從

天雨下入地丈餘祭地方撅得之

甲遼城東有鎖甲高麗言前燕時自天而落

土檳榔狀如檳榔在孔穴間得之新者猶軟相傳蟾蜍

矢也不常有之主治惡瘡

鬼矢生陰濕地淺黃白色或時見之主瘡

石欄干生大海底高尺餘有根莖上有孔如物點漁人

絅胃取之初出水正紅色見風漸漸青色主石淋

壁影高郵縣有一寺不記名講堂西壁枕道每日晚人馬車轝影悉透壁上衣紅紫者影中鹵莽可辨壁厚數尺難以理究辰午之時則無相傳如此二十餘年矣或一年半年不見成式太和初揚州見寄客及僧說

醘石成式羣從有言少時甞毀鳥巢得一黑石如雀卵圓滑可愛後偶置醋器中忽覺石動徐視之有四足

如縋舉之足亦隨縮

桃核水部員外郎杜陟常見江淮市人以桃核扇量米止容一升言於九嶷山溪中得

人足處士元固言貞元初嘗與道侶遊華山谷中見一人股襪履猶新斷如膝頭初無瘡迹

瓷椀江淮有士人庄居其子年二十餘常病魘其父一日飲茗甌中忽靤起如漚高出甌外瑩淨若琉璃中有一人長一寸立於漚高出甌外細視之衣服狀貌

乃其子也食頃爆破一無所見茶椀如舊但有微璺
耳數日其子遂着神譯神言斷人休咎不差謬

鐵鏡荀諷者善藥性好讀道書能言名理樊晃嘗給其
絮帛有鐵鏡徑五寸餘鼻大如拳言於道者處得亦
無他異但數人同照各自見其影不見别人影

大蟲皮永寧王鹽銕舊有大蟲皮大如一掌鬣尾斑點
如犬者

人腊李章武有人腊長三寸餘頭項骨肋成就云是僬

僥國人

牛黃牛黃在膽中牛有黃者或吐弄之集賢校書張希復言嘗有人得其所吐黃剖之中有物如蝶飛去

上清珠肅宗爲兒時常爲玄宗所器每坐於前熟視其貌謂武惠妃曰此兒甚有異相他日亦吾家一有福天子因命取上清玉珠以絳紗果之繫于頸是開元中罽賓國所貢光明潔白可照一室視之則仙人玉女雲鶴絳節之形摇動於其中及即位寶庫中往往

有神光異日掌庫者具以事告帝曰豈非上清珠耶遂令出之絳紗猶在因流泣徧示近臣曰此我爲兒時明皇所賜也遂令貯之以翠玉函置之於臥内四方忽有水旱兵革之災則虔懇祝之無不應驗也

楚州界有小山山上有室而無水僧智一掘井深三丈遇石鑿石穴及土又深五十尺得一玉長尺二闊四尺赤如闕　每面有六龜子闕　可愛中若可貯水狀僧偶擊一角視之遂瀝血半月日方止

虞鄉有山觀甚幽寂有滌陽道士居焉太和中道士嘗一夕獨登壇望見庭闕忽有異光自井泉中發俄有一物狀若兎其色有精金隨光而出環遶醮壇久之復入于井自是每夕輒見道士異其事不敢告于人後因淘井得一金兎甚小奇光燗然即置于巾箱中時御史李戎職于蒲津與道士友善道士因以遺之其後戎自奉先縣令爲忻州刺史其金兎忽亡去後月餘而戎卒

李師古治山亭掘得一物類鏉斧頭時李章武游東平

師古示之武驚曰此禁物也可飲血三斗驗之而信

酉陽雜俎卷十